

孤女飄零記

下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七版

(61+11)

世界文學名著
孤女飄零記 二冊

Jane Eyre

每部定價國幣拾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原著者 Charlotte Brontë

譯述者 伍光建

版權所必
翻印必究

發行人 朱經農
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各地

第二十三回

訂婚

盛夏的天氣極好，林木極茂盛，阿狄拉採野果，疲倦了，不等到天黑就睡覺，我照應過她之後，我去花園散步。

我聞見一陣香，是雪茄香，從窗戶出來的，窗子是打開一點，有人可以看見我的。我於是走去果園，四圍有高牆，園裏的花木尤其茂盛，好像是個極景世界，我在花果林中走，月亮剛上來，我走出去較爲寬敞，樹木不濃密的地方，我腳步又停住，並不是聽見什麼，也不是看見什麼，是聞見香，卻不是花香，還是洛赤特的雪茄煙香。我回頭四圍看看聽聽，只看見樹上許多果子，只聽見遠遠的鳥啼，看不見人，聽不見腳步聲，只覺雪茄煙香，越來得近。我一定得溜，我向一道便門走，看見洛赤特剛入門，我在爬山虎叢裏，我想他不會久流連的，不過一回，他隨便門回去，我只要坐下不動，他是不會看見的。

誰知不然，他喜歡黃昏的光景，同我一樣，他覺得這園子裏可以流連，也同我一樣。他走過來，有時候舉起樹枝，看看果子；有時候摘個已熟的鮮果，有時候低頭看看花，或聞聞花香。有一隻天蛾子從我的身邊飛過，飛到他那邊，停在他腳下的小樹上，他看見了，低頭細看這個蛾子。

我想到：「他現在背向着我，又在那裏留心看蛾子；若是我輕輕的腳步溜出去，他是不會看見我的。」

我特爲的在草地上走，不至有腳步聲；我要走過的小路，離他有幾尺遠，我心裏想，我很容易的就溜過去了。我正要從他的影子上走過，他並不轉身，很安靜的說道：「柘梧，你來看看這個大蛾子。」我並不作什麼聲響，他背後並無眼，難道他的人影，有知覺麼？我初時驚了一跳，隨後我走上前。他說道：「你看看這蛾子的翼，令我追想西印度有一種蟲；我們在英國是不多見這樣好看的蛾子的。牠飛了。」

那蛾子一面飛來飛去。我就退後，洛赤特跟住我，我們走到便門，他說道：「回頭走：這樣可愛的晚景，走回家去呆坐，是很可惜的；現在正是日落月出的時候，誰願意走去睡覺呢？」

我曉得我有個短處，我平常答話是很快的，但是到了要緊關頭，只說出一個字，或短短的一句話，就可以免得難爲情，我卻偏偏說不出來。這時候天色已晚，我不願意同洛赤特兩個人，在黑暗果園散步；但是我臨時說不出理由對答他，使我可以走開。只好慢慢的隨着他走，一面心裏想脫身的法子；但是他的神色很莊重，很安靜，我卻不好意思露出慌亂神色；假使有什麼不對，其過是在我，不在他；因爲他心裏是安靜無他，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。

我們向一棵野栗子樹走的時候，他先說道：『柘唔，到了夏天，唐菲園子是很令人可愛的，你說是不是？』

我答道：『先生，是的。』

他說道：『你這裏住慣了，有點捨不得這個地方——你是很喜歡天然的美景，又有留戀性。』我答道：『我的確很留戀這個地方。』

他說道：『我不曉得是什麼緣故，我卻覺得你很關切那個傻孩子阿狄拉；就是那個老實的弗菲士太太，你也關切她。』

我答道：『我愛這兩個人，不過愛得不同。』

他說道：『你很捨不得離開她們？』

我答道：『我捨不得她們。』

他歎氣說道：『可惜！』又不說了，隨後接着說道：『世事是往往如此的，你住在一個地方，覺得很適意，很可愛，纔安頓下來，又有事叫你走，走到別處。』

我問道：『先生，我一定得走麼？我一定得離開唐菲麼？』

他答道：『柘晤，我看，你一定得走。柘晤，你只好走開，我覺得很可惋惜。』

這是太大的一個打擊，不過我不能被這一打擊把我打倒。

我答道：『只要開步走的號令一發，我就預備走。』

他答道：『這就發號令——今天晚上我一定得發號令。』

我問道：『先生，你一定就要結婚麼？』

他答道：『的確是要結婚：你向來看事看得很透的，你這句話說中了。』

我問道：『先生，快舉行麼？』

他答道：『很快，我的——愛邇小姐：柘晤，第一次或是我，或是謠言告訴你，我要結婚——要把英格林小姐抱在我懷裏，（這位小姐很碩大，要很伸長手纔能抱得過來；我的意思並不在此，——這樣一位美貌小姐，是越大越好。）單簡言之，——我是要說——柘晤，你聽我說！你掉過頭去，還是要看蛾子麼？我要提醒你，原是你先對我說的，若是我同英格林小姐結婚，你同阿狄拉都要走開的。你這兩句話，很有先見，很小心謹慎，你在人手下辦事，負了責任，我很應該如此的。我很敬重你，你這兩句話，原有點不滿意於我的新娘子的意思，我卻不計較；你遠離我之後，我盡力要忘記這兩句話；我只記得這兩句話說得很有道理；我要照行。阿狄拉一定得進學校，你愛邇小姐一定得另找館地。』

我說道：『先生，是的，我立刻就登告白：我猜，當下——』我心裏原想要說：『我猜，我暫時還可以住在這裏，等到我找着棲身之地，纔走開。』但是因為我的聲音，這時候不由我自主，恐怕說不清楚這樣長的一句話，我只好停住不說。

洛赤特接着說道：『大約一個月內，我就要做新郎。當下我替你找一個棲身之所。』

我說道：『先生，我謝你，很叫你——』

他說道：『你不必說客氣話！你在我手下辦事，辦得好，我作東家的，應該盡點小力，幫你些小忙。我從我將來的丈母那裏聽見，有一個席位，還算合式：愛爾蘭康諾的地方，有個比狄納山莊，山莊裏有一位奧奇勒太太，有五位小姐，我可以薦你去她家教讀，教這五位小姐。我想你喜歡愛爾蘭人家都說，愛爾蘭人是很熱腸的。』

我說道：『相離太遠。』

他說道：『不要緊，像你這樣有知識的女子，不應嫌遠，不應嫌不舒服的路程。』

我說道：『路上我不怕，我只不喜歡太遠，況且還有大海阻隔——』

他問道：『離什麼地方太遠？同什麼地方阻隔？』

我答道：『離英國太遠，離唐菲太遠，又——』

他問道：『又什麼？』

我說道：『先生，又離你太遠。』

我答這句話，是幾乎不由自主的；同時我又幾幾乎不能自主的滿眼是淚。但是我不讓我自己哭出聲響。我一聽比狄納山莊，奧奇勒太太，我的心就冰冷起來；想到他時候我同我現在的東家，相隔了一片大海，覺得更冷；又想到因為門第不相當，資財不相當，俗例又有許多阻礙，更是無涯的大海，把我同我所戀愛的人，遠遠的分離，不能相近，我的心覺得冰冷到了極點了。

我又說道：『路是很遠的。』

他說道：『你到了愛爾蘭康諾地方比狄納山莊，我是永不能同你相見的了。我不甚喜歡愛爾蘭，我是向來不去的。』

我答道：『先生，是的。』

他說道：『好朋友臨別的時候是要接近幾時纔分手的。這裏就是野栗子樹，樹下有張凳，我們坐在這裏，談談你的路程，談半點鐘。我們今晚就在這裏坐坐，以後再沒得同坐在這裏的機會了。』他讓我坐下，他也坐下。

他說道：『柘晤，從此到愛爾蘭是很遠，我打發我的朋友走很寂寞很遠的路程，我心裏難過；我既不能替你謀更好的館地，也是無法。你想看，你同我有什麼關切之處麼？』

我這時候我的心，像是死了的一樣，我不能冒險隨便答他的話。』

他說道：『因為我有時候覺得我對於你另有一種的感情，你在我身邊的時候（如同現在你坐在我身邊）我尤其有這種感覺：我覺得彷彿有一條繩子牽繫住我們兩個人。若是那一片大海，還有六七百里的陸地，把我們分離了，我恐怕這條繩子，就要斷了；那時候我覺得內裏要流血。但是——你要忘記了我。』

我答道：『先生，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。你曉得——』這時候我不能往下再說了。

他說道：『柘晤，你聽見那夜鶯在樹上啼麼？你聽聽！』

我一面聽，一面哭，我忍住了多時不哭，這時候再忍不住了，我心裏是非常之痛苦，從頭至腳的渾身發抖。等到我能說話的時候，我只說，我但願當初不生在世上，永遠未到過唐菲大宅。

他說道：『因為你捨不得這地方麼？』我這時候憂愁同戀愛攪動，我的心發生極猛烈的情感，

絕不能由我自主壓制下來，定必把什麼別的思想，理由，一切都打倒了。這種情感一定不受埋沒，要衝突出來，要我直說出來。

我說道：『捨不得唐菲。我戀愛唐菲，——我雖住在這裏不久，我愛這個地方。我在這裏過的很歡樂的日子，我住在這裏，無人蹴我在泥地下；無人使我變作鐵石；我在這裏，無人埋沒我；無人隔別我，使我不能同光明正大高尚有魄力的人，交換見解，——這個人是我所喜歡，是我所恭敬的，這個人見解新鮮，心思強健廣大，——讓我同他面談，同他散步。洛亦特先生，我深知你以後一定要我同你分離；我覺得心痛，覺得可怕。我眼看不能不分離；好像同人死一樣，是逃不了的。』

他忽然問道：『你從那裏看出，是不能不分離呢？』

我答道：『從那裏看出來麼？先生，是你放在我面前的。』

他問道：『是什麼？』

我答道：『就是英格林小姐；一位名貴美貌小姐，——你的新娘子。』

他答道：『我的新娘子麼？什麼新娘子？我並無新娘子！』

我答道：『你將來有新娘子。』

他咬牙說道：『是的，我要新娘子！我要新娘子！』

我答道：『既然是這樣，我一定得走——這句話原是你說的。』

他答道：『不能，你一定得在我這裏！我發誓——我一定不背誓的。』

我這時候氣上來了，我駁他道：『我告訴你，我一定走！你以為我能夠住在這裏，受你當我是個不相干的閒人麼？你以為我是個無知覺的麼？是一種無性情的蠢物麼？你以為我能夠受人從我嘴裏搶了我養命的一小塊麵包，從我手上奪我一鍾養命的水麼？你以為因為我貧窮，醜陋，小弱，我是一個無性情無知識的麼？你想錯了！——我有性情，有知識，同你一樣。假使上帝賜我一點美貌，賜我許多資財，我能夠令你難以同我分離，如同我現在難以同你分離一樣。我現在對你說的話，把一切什麼習慣，禮俗，都撇開了，不是肉體對肉體說話，——現在是我的靈魂精神對你靈魂精神說話；好像是我們兩個人死後，同在上帝腳下，你我原是平等！』

洛亦特照我的話說道：『我們原是平等！』他又說道：『就是平等。』一面兩手抱住我，抱在他

懷裏，同我接吻，說道：『柘唔，就是這樣！』

我答道：『是的，是這樣，然而又不能，因為你是個已結婚的人，不然，可以當作是個已結婚的人。你所娶的女子，遠不如你，與你不能表同情，我實在是不相信你，真能戀愛那個人；因為我曾經看見聽見，你很看不起這個人。我也看不起這件親事：我比你的人格高——你讓我走吧！』

他問道：『柘唔，你往那裏走？你要往愛爾蘭麼？』

我答道：『是的，往愛爾蘭。我已經把我的心事告訴過你，現在我什麼地方都能去。』

他說道：『柘唔，不要動，不要掙扎，不要同一個發狂的鳥一樣，因為絕望要掙扎飛開，連羽毛都犧牲了。』

我答道：『我並非是鳥；網羅不能騙我；我是個自由人，有獨主的毅力；我現在使出我的毅力，要離開你。』

我再一掙扎，就脫了身，直立在他面前。

他說道：『你自己的前程你自己解決。我把我的身，我的心，一部分的財產，都送給你。』

我答道：『你不過是唱一段小戲，開頑笑，我不過付之一笑。』

他說道：『我請你在我身邊，過一世——作我的第二個自己，作我的最好的同伴。』

我說道：『你已經選擇好了這個人，你只好向那條路走。』

他說道：『柘唔，你太受激動了；你歇了，不要動；我也歇了。』

這時候有一陣風吹過來，吹得野栗子樹的枝葉抖動，這陣風吹到不知什麼地方，就停了。只聽見夜鶯啼，我聽鳥啼，又哭起來。洛亦特很安靜的坐在那裏，很溫柔很莊重的看我。過了一回，他說道：『柘唔，你走來我身邊，我們彼此解說，彼此說明意思。』

我說道：『我同你分離了，不能再回來，我永遠不到你身邊了。』

他說道：『柘唔，但是我現在叫你來，當你是我的夫人；只有你一個人，我是願意娶的。』

我以爲他同我開頑笑，我不響。

他說道：『來，柘唔，你走過來。』

我答道：『中間有你的新娘子擋住。』

他站起來，一步走到我身邊，拉我過去，說道：

「這纔是我的新娘子，因為這是我的同等，是同我一樣的人。柘晤，你願意嫁我麼？」

我這時候還是不相信他，我還是不答，還是要掙扎開。

他問道：「柘晤，你還疑心我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我絕不能相信你。」

他答道：「你不相信我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我毫不相信。」

他很氣的問道：「你以為我是個說謊的麼？你這個多疑的小孩子，我一定能夠使你相信。我有什麼愛英格林小姐的？完全是一毫都沒有。我已經很費事的證明，我毫不愛她；我沒法佈散謠言，說我的資財，不及她所猜的三分之一，這謠言播傳之後，我走去看有什麼效果；她同她的母親果然很冷淡的待我。我既不願意，我又不能娶英格林小姐。你——你這個奇怪，你這個幾乎不像是這個世界的人——我卻戀愛，同愛我自己一樣。你又貧窮，又小，又醜陋，我求你嫁我。」

我喊道：『什麼我麼！我在世上無親無友，只有你一個人是我的朋友，我除了你給我的錢之外，我是莫名一錢。』

他說道：『你，柘梧，我一定要你。你願意麼？你趕快說。』

我答道：『洛赤特先生，你讓我看你的臉：你把臉向住月光。』

他問道：『爲什麼？』

我說道：『我要細看你的神色，當本書讀，你掉過來！』

他說道：『我掉過來給你看，我恐怕我的臉如同一頁撕破了翻纏了的書，是讀不清楚的，你只管讀：不過要快些讀，我心裏很難受。』

我看他的臉色是很不安寧，很紅，面目很受感動，兩眼發奇光。

他喊道：『柘梧，你叫我受酷刑！你的真誠可靠寬弘大度的眼，無微不照的看我，我簡直的是同受酷刑一樣！』

我答道：『倘若你是誠心，你實在的是要娶我，我只有感謝你，專心的爲你，怎樣能夠使你受酷

刑呢？」

他喊道：「感謝麼！」又很狂亂的喊道：「柘唔，你就立刻許了我吧！你就說愛德華（洛赤特名譯者註）我願意嫁你。」

我問道：「你是認真麼？——你真愛我麼？——你真誠願意娶我爲妻麼？」

他答道：「我真願意娶你爲妻；你若是以爲必須我發誓，你纔能滿意，我就發誓。」

我答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願意嫁你。」

他喊道：「我妻！」

我答道：「寶貝愛德華！」

他說道：「你來，你完全是我的了。」他靠住我的臉，很深沉的聲音對我說道：「你使我歡樂，我使你歡樂。」

過了一回，他又說道：「上帝饒恕我！人力是不能干預我；她是我的了，我抱牢她。」我說道：「我是無人來干預的，我並無親戚干預我的事。」